

他在挚友群中活着

□宋曙光



李迪(左一)在十八洞村采访,和村民们一起烤火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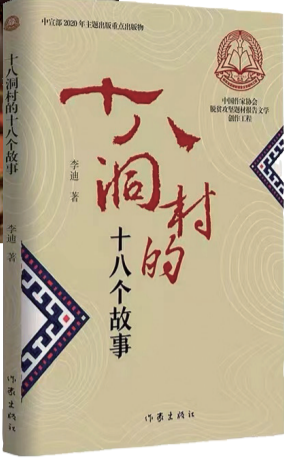
有两年多了,几乎每天我都要关注这个挚友群,借用朋友圈中的行话说,我是“潜”在群里的人,平时并不说话,只是在关注。然而这种关注却是极用心的,有时竟被感动得落泪。当然,群里的朋友们并不知道,但我可以就此断言,凡是群里的发声,大家都不会无动于衷,从建群至今的这两年多里,大家都是处于被感动之中。

这个名为“李迪感恩亲朋挚友群”的微信群,是作家李迪病逝一个多月后,由他生前的好朋友发起,于2020年7月9日建立的。入群初始,大家仍处于悲痛之中,李迪在参加脱贫攻坚的连续采访后突然病倒,他的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的最后几个故事,可以说是用生命完成的,他面对世界的最后一眼,是终于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新书……

挚友群里的群友,多是李迪曾经的朋友、战友、作者、被采访者等。我虽然不曾结缘为战友,但作为朋友,我们之间却结下了情义。“朋友”这两个字含义深厚,必得有真正意义上的交往,才可称之为朋友。李迪去世后,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回忆我与李迪结谊的真情故事,题目就叫《朋友李迪》,刊发在2020年9月3日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后来编入了群众出版社出版的《怀念李迪》一书。文章发表后,有朋友转发在了挚友群,李迪的夫人魏老师看到后,即在群里人回复我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到北京家中,在李迪家中多次见过魏老师,我曾感叹李迪能有这样一位知音型的好伴侣,是他写作和生活上的福分。这个群里发布的所有文字、图片、信息,都围绕着李迪或是与李迪有关,没有任何杂音、杂质、杂事,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澄澈与真诚。

李迪走后,魏老师的精神几乎垮掉,泪水不断。她不相信李迪真的已经离世,离开这个家,离开她和孩子。家中的陈设与物品之所以依然保持原状,特别是李迪用过的电脑、翻过的书籍,她都放置在原处,是因为她总幻想有着那么一天,李迪会突然回来,还要坐在那里写作。有时候,她呆坐在家中,恍惚间突然发现李迪真的就坐在那里,那个角度正好是他们互视的距离,她那温柔的目光落在伏案的背影上,透着互爱的感应,那种感觉甜甜的、暖暖的……然后当然也就泪流涟涟。

这种情况朋友们都有预感,却又是极不希望出现的,大家总想着用什么方法,使魏老师摆脱痛苦,走出阴影。先是有朋友建议她多去户外活动,去公园散步、与好姐妹们一起唱歌,后又有亲人邀请她去云南老家住些日子,



李迪著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

书》两书出版,成为他最后给读者的奉献。”清明时的雨水,浙浙沥沥地打湿了她的一首思念诗:“清明未到泪先流,不敢呼君怕君愁。昔日同扫双亲墓,今与儿看汝坟头。扯片阳光挡风雨,愿此光明常温柔……”

李迪去世后,他的作品越发受到关注,新书出版、研讨会举办、电视剧拍摄等,特别是他的《加油站的故事》,荣获了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。2021年6月,魏老师要出一趟远门,独自前往浙江湖州去领奖。这可是一件大事,魏老师为李迪能获得这一殊荣而感到荣光,但又生怕自己会怯场。27日,她终于站到了颁奖台上,一路上的纠结顿时烟消云散,在这个高规格的颁奖典礼的舞台上,她看到展板上介绍李迪事迹的照片,才知道在青海、西藏等地采访中,李迪竟是吸着氧气在工作,她心疼得不行,眼前突然浮现出李迪的身影,嘱咐她不要紧张,她的心立时平稳下来。这是代表李迪在领奖,她的发言李迪一定听得见。

回到北京,大家都在群里向她表示祝贺,说她在颁奖现场显得大气、沉稳,哪像是第一次登台呢。魏老师不好意思了,她在台上确实想起了李迪,她的声音之所以哽咽,是想到这个大奖本该是由李迪来领取的啊,这个老李……不久,魏老师拿出税后四万元奖金及自己的一万元,合计五万元,捐献给山西省永和县第一高级中学,帮助革命老区的孩子们完成学业。这一举动,令群里的朋友们大为感动,刮目相看。

2021年5月,群里的朋友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:为李迪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次“追寻李迪足迹,重访永和人家”的纪念活动,组团前往李迪生前采访写作的山西永和县,并为在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矗立的李迪半身塑像揭幕。魏老师也是成员之一,她住进了李迪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,回想起李迪先后5次来过永和,总行程8000多公里,每天外出采访,深入到村子里去。住在这个房间,魏老师感到李迪也还在永和,她没有一点生疏感。白天,她流连在李迪走过的村落与河畔,一颗心终于放下了,因为她发现李迪塑像建在翠林环抱之中,后面是凤凰

山,身边有李迪事迹陈列馆和人民作家李迪图书室,更有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。魏老师站在李迪塑像前,仰面望着她的老李,发现李迪的目光格外专注,似乎在跟她的小魏对话:放心吧,就让我永远“扎根”在这片山水之间吧。此时,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,漫山遍野的槐花香,让魏老师感受到了什么是情深似海。

李迪生前爱花,尤爱牡丹。他家的这个小花园,一年四季都有看点。我曾见过那个小花园,依稀记得围着楼墙有一长排木质栅栏,里面种植多种花木,我到北京找李迪约稿时,见过这里开花的景致。现在回想,不管记忆是否准确,李迪种花、爱花、护花,确实是真实的。现在,魏老师经常提到家里的小花园,她知道那是李迪的最爱。小花园里的花草树木由魏老师打理后,她总是担心自己养不好,比不上李迪的细心和经验。哪棵树、哪种花出现问题,她都会自责自怨,觉得亏待了这些花。这两年多,她按照季节精心管理小花园,修剪、施肥、浇水,生怕对不起老李,对不起这些花儿、树们。她把开得好好的牡丹花拍照下来,发在挚友群里让大家欣赏。冬天,她详细介绍流浪猫的情况:怎么喂食、如何取暖、怎样过冬。她在猫窝安放电暖气、加厚门帘儿,又搭起了帐。这些细心活儿不比李迪做得差,她很像一名专职花匠和饲养员。

每有这样锥心的思念,魏老师都会在群里诉说,她还忆起许多有关李迪的往事。于是就有朋友建议,魏老师如果能写一篇李迪的故事,那肯定是一本感人的书。之前我也有类似想法,觉得魏老师的回忆别人无法代替,他们夫妻间的感情那么深,有那么多爱的细节,外人如何能挖掘出心理活动与细微之处?谁写也不如魏老师自己写,只要把真情写出来就是部好作品,可这样的写作必定伤情感感,又怕魏老师坚持不住,伤了身体。即使有一一天,魏老师真的动手写《我的丈夫李迪》了,那也是妻子永远的痛。

啊,朋友李迪,你在“李迪感恩亲朋挚友群”中活着,你生前的朋友圈正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,延续着友情。群里的朋友们一样,我至今没有删除与李迪的微信记录,那上面的文字似乎还保持着温度;魏老师也同样没有删除,这也是她的依赖和精神寄托。有时候,她竟然会用错手机,误用李迪的名义在群里发信息,弄得朋友们一惊一乍,好像李迪还活着。魏老师发觉后就有些难为情,直向大家道歉。朋友们都能理解,那是魏老师又陷入追念之中了,她一次次打开李迪的手机,是在找寻李迪的踪迹,想知道他又去哪里采访了,什么时候能够回来,可不能太累了啊。这样一想,她就又释然了,仿佛这是李迪最后一次旅行,他一定还会回来的。

魏老师代表李迪,成了挚友群里真正的群主。有魏老师在,大家还和李迪在世时一样,不仅关心着李迪的作品,还关心着魏老师的生活,这份真情尤其显得珍贵。魏老师也很听朋友们的话,愿意接受朋友们的劝慰和疏导,她把侍弄花木的过程、喂养小猫的细节、清明节为李迪扫墓的情况,甚至梦里见到李迪的情景,事无巨细地都要在群里念叨,就像和家里人唠家常一样。她多么幸运,有了这么多兄弟姐妹,她听到的都是善意、相劝、开导,被一片浓浓的关爱所包围着,她重新生活在了一种别样的幸福里。

画忆柳鸣九先生

□罗雪村



柳鸣九先生速写像(铅笔,25x25cm,2020年1月7日) 罗雪村作



柳鸣九先生书房速写(钢笔,25x25cm,2020年1月7日) 罗雪村作

2020年1月7日随现代文学馆计蕾看望柳鸣九先生,那是第一次见他。那天老翻译家精神好,和计蕾说说笑笑,我在旁侧为他画了一幅速写像,之后还画了一幅书房,听他说了句:“已经不写东西了。”

他旁边的书柜门上,贴着两张白纸,一张上面写着:

纵浪大化中
不喜亦不惧
应尽便须尽
无复独多虑

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句。

有人解意: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,人生一世,尽应尽的责任,不计生死祸福,不求生命以外的东西,最终回归自然,海阔天空,自得永恒。是否也似柳鸣九先生意?

另一张上面写着:

多一本少一本
多一篇少一篇
都那么回事

家人说这是柳鸣九先生前两年写的,大概是他病后的感悟吧。

他说:“我劳作,故我在”,这种存在方式、存在形态,带给了我两书柜的劳绩,也带给我俭朴的生活习性、朴素的人生,甚至我的‘生活享乐’与生活情趣也是再简单不过的。”

当年10月25日,又和赵衡一同看望柳鸣九先生,感觉老人精神不如上次好。他独自坐在书房里听钢琴曲,是贝多芬。家人说他只要坐在那儿,就要听音乐。

我又画了一幅他的书房,发现桌子上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2022年12月15日,柳鸣九先生去世,他活到米寿。

谨以这几幅小画表达对他的纪念。

浔阳,柴桑,琵琶亭,白鹿洞,浔阳楼,大江与大湖,九江给我的印象就是气势和深厚的历史底蕴。这一次行走,却又从悠久中感受到现代勃发的诗意。

1 陶渊明有一首《四时》诗是这样的:春水满四泽,夏云多奇峰。秋月扬明晖,冬岭寒青松。

我喜欢陶诗,以前读陶诗,只是关注他的隐逸、归田园居、桃花源式的理想;及至中年,再读陶渊明,就感觉他是特意在天地间修行。那种修行,是完整的、有计划的,尽管生活常常无情捉弄,他依然由着自己的心,潇潇洒洒地生活,他的精神始终高洁。即便是普通的写景,都蕴含着别样寓意,《四时》就是这样。又忽然发现,这首诗似乎就是为我们兄妹三个写的,春水是我笔名,我妹秋月,我弟夏云。有人开玩笑说,你妈要是再生一个就好了,凑齐春夏秋冬。玩笑了,先打住,我爸高小毕业,我问过他,他读书时根本不知道陶渊明这首诗。

陶宗仪在他的笔记《南村辍耕录》中,多次写到陶氏的谱系和世系。他中年后从台州移居松江的著名草堂叫南村,就来自陶渊明的“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”“在昔闻南亩,当年竟未践”。陶宗仪晚年有诗云“南村差似浣花村,惭愧山中宰相孙。独抱遗经耕垄亩,病辞吏部老丘园”,而且陶宗仪的朋友们,也经常以陶渊明或陶弘景后来称赞他,赞美他的品德如先人,赞美他的诗文如先人。显然,陶宗仪是有意识地追陶、念陶。

壬寅秋日,一个晴朗的早晨,柴桑的陶渊明纪念馆尚未到开馆时间,文友就陪我进去参观了。虽第一次来,心里却已惦记他无数回了,他的诗文勾画出的不少意象深刻我脑海中,我相信,喜欢他诗文的人心中都有着热情的陶渊明。或许我是当天的第一位客人,讲解员积聚起的热情将陶诗念得激情四溢,听到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,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内心忽然感叹起来。“草盛豆苗稀”这一句,我曾用作QQ签名十几年,那时管着单位的经营,体力智力都疲倦得很,即便这月业绩再好,一到下月初,报表全部归零,用功多,收获少,年年艰难,简直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陶渊明啊。

归来亭,书法长廊、菊圃、柳巷,纪念馆不大,却林深茂密,颇显幽静,看着眼前的景色,常会跳出他的一些诗句,我想,这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。陶靖节祠内,陶渊明立于正堂,头扎漉酒巾,神情庄严,手握一卷《山海经》,他在思考什么?我以为,是在努力寻找他那个时代自己的生存法则,不荀且,不偷生,安贫乐道,自然不会为五斗米折腰,不过,存的酒已经喝完,明日的酒在哪里呢?这也是个大大的问题!

苍松环抱,层林叠翠,陶渊明墓就在馆后的山坡上。青石牌坊,几十个台阶,拾级而上,一座大大的墓陵,神道、碑亭及楹联齐全。讲解员说,原墓在别处,元末兵乱墓坍,明代重修,眼前的墓是依原墓修建的。我思忖,即便有墓,一千几百年的时光,也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了。陶渊明贫病而死,简简单单,草草下葬,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”,他根本不在



□陆春祥

乎,甚至都预估到了死亡的时间及坟墓的环境:“严霜九月中,送我出远郊。四面无人居,高坟正嵯峨。马为仰天鸣,风为自萧条。”(《拟挽歌辞》)荒郊野外,土坟可以堆得高大一些,听风接雨,再日日迎着阳光。穷困怕什么?一个人躺在天地间正好!嗯,陶渊明其实是不用碑的,他的墓志铭都在人们千古传诵的诗文中。

转了一大圈,没有发现菊花,原以为为陶渊明纪念馆应该以菊花为基本底色的。匆匆赶来的馆长说,菊圃原来有种植,今年特别早,重新规划了一大片,明年就可以采菊东篱下了。馆外有个大池塘,荷叶在晨阳下显得特别鲜亮,尽管绿叶与枯枝相交,依然生机勃勃。

2 长江边,登浔阳楼,在宋江题反诗的情景中热闹一番,依楼远眺长江,喝酒喝茶听水浒,好地方。距浔阳楼不远,就是琵琶亭。亭台高耸,但亭外大栅栏紧闭,只能遥望。其实,登不登楼、看不看亭,都无所谓,反正,白乐天那晚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的时候,一定没有楼,也不会有像样的亭台,它只是湓浦口的一个渡口而已。此亭,最早的历史也只能是宋代所建。

宋孝宗乾道六年(1170年)闰五月十八日,江南的六月天,酷暑的前奏,闷热交加。傍晚时分,一只大船从山阴的鉴湖出发,陆游开始了漫漫的入蜀行程。此前,他已经做过镇江通判、隆兴通判,在家闲居五年,这次还是去做通判。夔州,他知道,五千里地以外,偏僻的蛮荒之地。

过运河,入长江,两个半月后的八月初三,陆游的船到了琵琶亭。此地是江州,在这里,他收到了夔州寄来的文书。陆游在《入蜀记》中没有写文书的内容,应该是一般公文,宋代官员的调任迎送,套路挺多,宋仁宗就曾下诏,对迎送的距离、人数、费用、等级都作了明确的规定。夔州的文书表明,来迎接陆游上任的差吏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。

浔阳这条江,真是太有名了,陆游的耳边似乎响起白居易的叹息声。在江州,他拜见了知州、通判、发运使,发运使干办公事、察推诸官员,这是礼节。不过,他没有过多写白乐天,即便众官员在虞楼宴请他,他也没多写。或许,陆游心里,白乐天的诗过于浪漫,尽管《琵琶行》极著名,他还是喜欢不起来,短暂被贬,只是小伤感嘛,而纵观白乐天的一生,也算是过得优雅,再看看眼下自己颇为狼狈的生活,距离实在有点远。

陆游上庐山的四天,很充实。太平兴国宫,东林太平兴国寺,慧远法师祠堂,神运殿,华严罗汉阁,白公草堂,香炉峰,东林寺,连日游历;焚香,拜佛,看碑,看画,看山,看峰,听钟,听泉,听鸟,品茶,品茶,夜晚甚至拥炉。山中的寒,和船上的终日挥扇,完全是两个季节。

陆游不太喜欢白居易,与心情有关。我还是挺崇拜白大诗人的,我有一个不太用的笔名叫“白乐天”,尽管没经大诗人许可,但也是字字有来历:“白”是因为我老家的小村叫“白水”;“乐”嘛,姓的谐音,我甚至还为自己的一个杂文选集取名为《乐歌》;“天”,我最早的笔名叫“陆地”,儿子出生就给了他,自己再取“乐天”,邮箱的名字干脆就叫“landsky”,大地与天空。不是我野心大,只是不想受太多的约束而已,想做一只鸟,在天地间自主遨游。

站在琵琶亭外,脑子自由飞翔了一会儿(应该是胡思乱想),起身要去庐山东南麓、藏在密林中的白鹿洞书院,还有将书院打造成千年品牌的朱熹,一起将我的脚步拉快。

3 从隆兴到乾道再到淳熙,宋孝宗在位近二十七年,共使用了三个年号。淳熙六年(1179年),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,治所就在今天庐山脚下九江市星子县,他一到任便关注了曾经辉煌的白鹿洞书院。

这一年秋天,南康军大旱,朱熹深入乡间视察水利,顺便考察白鹿洞。当他站在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前,面对残垣断壁、丛生荒草时,还是大吃一惊,这座始建于中唐、五代十国时期,南唐盛极一时的庐山国学院,怎会衰落到如此境地?朱熹环顾四周,这里四山环绕,林木葱翠,贯道溪汇集了二道溪流,穿流而过,远处五老峰之中峰,绵延数十里,如万马奔腾,正好是白鹿洞坚强的屏风,实在是一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。朱熹知道,庐山一带,佛寺、道观密布,建了毁,毁了建,为什么眼前的书院不能重建呢?况且,这里还曾经有宋太宗所赐的经书,自己不来这里任职也就罢了,来这里当领导,如果听任其荒废湮没,于国于民皆有所欠缺,白鹿洞书院必须重修,而且还要有制度保障。

大门,书堂,东西二斋,白鹿洞馆,十余间小屋,勘书台上亭,贯道桥,书院的外围建筑,朱熹用他的智慧与人格魅力,在任期间与离任后,将书院修得有点规模了。三十多年后,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军,他继承先父遗志,新建“前贤之祠、寓宾馆、阁东之斋、趋洞之路”,扩建礼圣殿、直舍、大门,还修复了其他的旧有建筑。彼时的白鹿洞书院,规模宏大,远非其他州郡的学校所能及。

朱熹重修书院,目的就是为儒学正本清源。读儒家经典,科举考试并不是最终目的,而是要通过阅读与钻研经典,不断修身悟道。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规,我一条条仔细阅读:五教之目: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。为学之序:学问思辨四者,所以穷理也。

修身之要:言忠信,行笃敬,惩忿窒欲,迁善改过。
处事之要:正其谊,不谋其利;明其道,不计其功。
接物之要: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;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
从学习方法到为人处事,大道理,小细节,每一条似乎都可以从孔圣人那里找到源头,苦口婆心,循循诱导,明理修身,然后推己及人。按照朱熹的设想,读书、修养、济世,这三者是可以达到完美统一的。

朱熹看着有些上规模的书院,眼前闪来“鹅湖之辩”的场景。彼时的朱熹,已经完成了四书集注,理学体系初步建立。对他来说,与陆九渊的这场辩论是必需的,只有通过大辩论,他的理学体系才能构建,学说影响才能扩大,他力图使经学、史学、哲学及文学,都能有机地融入理学中去。不过,辩论归辩论,友谊归友谊,朱熹知道陆九渊的分量。眼下,白鹿洞书院修成,还需要名师来撑场,朱熹想到了陆九渊。接下来的场景是,朱熹热情相邀,陆九渊迅速来自白鹿洞讲学,陆大师就《论语》中的“君子喻于义、小人喻于利”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,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》名扬天下。陆大师在台上讲,朱大师在台下听,不断点头赞许。课讲完,朱熹高度评价,说陆九渊讲得恳切明白,并切中时弊。今天看来,朱陆的鹅湖之辩,观点其实不完全对立,而是互补、真理不辩不明。

朱熹亲自讲学的铿锵声,自然常在白鹿洞书院的上空回响。他耐心细致地讲述他的教义(《白鹿洞书院堂策问》),在离开南康的告别宴会上,他又语重心长地讲张载的《西铭》,并以刚刚发生的宦官子弟在南康城闹市骑马奔跑重伤穷人孩子为例,表达凡天下衰老病弱、各类残疾、鳏寡孤独者,皆是我同胞之深厚人情怀抱,谆谆之情,悲悯之心,在座听众莫不深深触动。

朱熹、陆九渊之后,王阳明、湛若水、王畿等大家纷纷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,白鹿洞书院渐成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,但在书院的发展历史上,朱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,千年白鹿,朱子为最。

4 长江自唐古拉山脉汨汨而出,一路奔腾而来,行至九江段,古代称为浔阳江,县治就在浔水之阳(长江以北)。陶渊明、白居易、朱熹,他们都是九江重要的人文符号,都是震古烁今的大书,我一一亲密接触,内心重新诠释。在浔水之阳的八里湖畔伫立,感受一望无际的壮阔,忽然觉得,以厚重历史为底蕴的九江山水文化,已经有了全新的融合。

